明灯与乐园:民国时期儿童巡回文库的兴起及运行*

张书美

摘　要　儿童巡回文库是儿童图书馆的流动版,集"流通、深入、经济、便利"等特点于一身,在增添学校教学助力、关注贫苦儿童阅读需求、净化村落街头阅读环境等方面有着积极影响。在全社会高度关注儿童阅读问题的背景下,回眸民国时期儿童巡回文库的运行,或许会对当今儿童弱势群体阅读困境的突破有所启示。表1。参考文献43。

关键词　巡回文库　儿童图书馆　弱势群体　儿童阅读　阅读推广

Light and Paradise: Rise and Operation of Children's Circuit Librar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Shumei

Abstract: The children's circuit library is a mobile version of the children's Library. It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rculation, intensiveness, economy, and convenience" and has an important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adding help to school teaching,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ading needs of poor children, and purifying the street reading environment in villages. Today, in the environment where the whole society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children's reading problems, the operation model of the children's circuit librar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y have a breakthrough in the reading difficulties of children vulnerable groups. 1 tab. 43 refs.

Keywords: Circuit Library; Children's Library; Vulnerable Groups; Children Reading; Reading Promotion

爱伦凯(Ellen Key)女士在《儿童的世纪》一书里曾说,"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纪"[1]。但在二十世纪之前,我国儿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多得不到重视和关爱,常被视作成人的雏形和玩具,游走在社会的边缘。对于儿童的教养和幸福,社会整体表现出漠不关心。20世纪初期,随着儿童本位教育思潮的传入,儿童才开始被社会重视起来。时人大声疾呼:"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形,儿童自有自身的价值,所以教育应以儿童做中心。"[2]此后,"儿童节"和"儿童年"相继确立,儿童教育团体兴起,儿童图书馆(儿童巡回文库)进入萌芽阶段。儿童图书馆作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场所,在民国时期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普设开来。即便有些小学附设了图书馆,也因儿童读物稀少,或少有儿童阅读服务,以致传播知识的儿童图书馆(室)形同虚设,对于儿童的实际生活影响甚微,金钱上也造成极大浪费。在此背景下,民国文教界为谋儿童学业的推进,及图书馆效能的提升,开始探讨儿童巡回文库的设立与运行。拥有"流通、深入、经济、便利"等特点的儿童巡回文库不负众望,不仅增添了学校教学的助力,而且也成为未能入学受教的流浪儿童、学徒和童工、孤儿、农工子女等贫苦儿童的"甘蜜之露,光明之灯"[2],成为他们重要的乐园和良伴。当前,在全社会高度关注儿童阅读问题的大环境下,回眸民国时期儿童巡回文库的兴起及运行,或许会对当今儿童弱势群体(主要指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阅读困境的突破有所启示。

* 本文系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协同创新中心2016年度研究项目"民众图书馆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项目编号:2016B05)研究成果之一。

DOI: 10.13666/j.cnki.jnlc.2019.0310

1 儿童巡回文库兴起的背景

1.1 儿童本位教育的需要

清末民初,寻求救亡图存的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提出了“人生百年,立于幼学”[3]的口号。时人的先进认知,以及西方新式儿童教育观念的引入,使得民国时期的儿童教育突破了传统的藩篱,开启了浓墨重彩的新篇。以儿童为中心、关注儿童个性发展、培养儿童创造能力的呼声日渐高涨,儿童教育开始受到空前重视。“现在是儿童的世纪,什么事都应该让儿童居先。我们现在的命运文化,都靠他们继承增广,所以我们要希望将来的幸福,不得不从儿童着想。就是我们个人的生活,也是以儿童时代为最重要。儿童时候基础打得好,将来就有发展希望。一人如是,一国亦如是。所以我们都应该努力为儿童谋幸福。”[4]

家庭、学校是传统的儿童教育场所,但在自学辅导、设计法、道尔顿制等新式教学方法下,二者已远远不能满足儿童教育日益多样的需要。要想儿童得到自由发展,非有丰富的课外阅读不可。“教育既以儿童做中心,那么这朵婀娜多姿的儿童之花,如何使他结美满的果子?在这知识天天进步时代里面,当以灌输儿童新知识为第一要务。怎样使他们接收新知识?那么,非使他们多看新出版的书籍和杂志不可。图书馆就是供给新书籍和杂志的地方,就是儿童求新知识的场所。可是我们中国有许多小学,到现在还没有图书馆的设立。”[2]“特别是在乡村学校,图书更是稀缺之物,(当时)普通的现象,(是)在学的一般可爱的小朋友们,多事(是)呆呆的,无精打采的,守着几本教课书,在那里敷衍时日”,原因在于“学校处于穷乡僻壤,没有钱来给这些想上进的学生买些滋养品”[5]。

民国时期儿童本位教育的兴起,以及学校图书馆与图书的缺失,为旨在丰富儿童阅读的儿童图书馆、儿童巡回文库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

1.2 儿童弱势群体的阅读需求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推动儿童事业,于1930年代相继设立了“儿童节”和“儿童年”,给苦难中的儿童带来了些许福音,但彼时儿童的不幸已成一般的现象,“年来人事变迁剧烈,社会秩序动摇,坎坷困难之成人,固所在多有,而颠沛流离之儿童,尤屈指难计,或则苦于万恶之制度,或则累于横逆之遭际,沉溺水火,备受荼毒。嗟我赤子,何以堪此!”[6]在少部分能享受学校教育和父母庇护的幸运儿以外,尚有不幸中更不幸的儿童——贫苦的儿童,如遗弃婴儿、流浪儿童、学徒和童工、孤儿、农工子女等。这些贫苦儿童的幸福,则完全被牺牲在遗弃中,他们的阅读需求更是被完全忽视[1]。

“其实,只要是读过一二年书的小孩子,不论他生得聪明或是呆笨,更不问他文理通与不通,他喜欢听故事和读童话的心理,正和爱吃糖果一个样子。”[7]这样的情形,有钱的孩子如此,没钱的孩子也是如此;不过有钱的孩子,除可以去学校图书室享受常年的精神食粮外,还可以自己购书,以“加肴食,添小菜,换口味”[7],而清寒的儿童,因穷命注定,不管他如何喜欢阅读,“除掉公共的食料以外,不许有尝他物的可能”[7]。当时兴办教育的有识之士已经关注到贫苦儿童的阅读需求,并且积极寻求解决的良方,“(我们)两袖清风,要想救济穷人,委实问题太大,徒与望洋之叹,可是就范围以内,能设法帮助穷小孩得以有书读,也就够了。所争的问题,在我们肯不肯做,倘使肯做,那总有办法。什么办法?就是创办儿童巡回文库”[7]。可以说,儿童巡回文库就是为满足贫苦儿童阅读需求而诞生的。

1.3 社会各界对儿童阅读事业的推动

基于儿童本位教育及儿童弱势群体的阅读需求,发展并推广儿童阅读事业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不仅各级政府颁布相关规程予以倡导,社会精英也积极参与其中。如,著名教育家林墨青于1917年在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内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儿童图书馆。该馆面向8—12岁儿童免费开放,定期举办读书会、讲演会及展览会,并制定了儿童图书馆规则与阅览规则。教育部咨文中对该馆赞誉有加,“组织尚属完善,有益

于儿童甚非浅鲜,可为小学教育之助”[8]。此外,图书馆界也是“急起直追,顺着时代的潮流,与教育界和社会事业者互相联络,以谋儿童的幸福”[4]。如杭县县立流通图书馆为促进县属各小学儿童课外读书之趣味,特附设儿童读物库,分区流通[9]。

民国儿童图书馆数量匮乏,其影响力也不足以完全解决儿童阅读问题,还需要其他辅助,如儿童巡回文库。著名图书馆学家吕绍虞先生,曾以上海为例,积极呼吁儿童巡回文库的设立,“我个人的意见,以为除了图书馆本身各部事务健全之外,最应着重巡回文库的推行。因为上海区域广大,馆址无论怎样选择适中,住在离馆较远的儿童,恐怕是很少机会能够享受图书馆的利益,……图书馆对于儿童不能发挥普遍的效用,儿童们也只有想馆兴叹了。如能实行巡回文库,用流动的方法迁就于求教的儿童,自然要比较图书馆的地位固定、期待于求教的儿童来得普及了”[10]。上海不只是个案,儿童巡回文库的价值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区。

2 儿童巡回文库设立的主体

2.1 教育主管部门

1927至1937年,是民国儿童社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11]。此间,社会各界对儿童社会教育的重视程度之高,投入力量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作为儿童社会教育重要场所的儿童图书馆,自然也是得到了政府的格外关注与推动。各级政府既有积极态度——颁布相关儿童图书馆规程,亦有切实措施——设立儿童图书馆。但在经费、馆舍、人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彼时的儿童图书馆还不可能遍地开花,只能在一些通衢大邑落地生根。与此同时,集“经济”与“便利”特点于一身的儿童巡回文库受到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青睐,获得广泛推行,以弥补儿童阅读场所不足的缺憾。

例如,浙江嘉兴县教育局根据第一次县辅导会议议决,“各学区筹设儿童巡回文库,以补救各小学图书设备之不足;并促进儿童阅读兴趣,增强阅读能力,拟定办法”[12],敦促各区辅导会议主持机关遵照筹办。1928年初,上海县(时属江苏省)教育局为丰富乡村学校学生课外阅读,也有创办巡回文库之举。全县150所学校,每校均配置文库,3个月移换一次,每学区平均15周做小巡回,75周大巡回。[13]天津市教育局为扩充天津市立通俗图书馆文库中之书籍,特另备学校参考书籍及大量家庭读物,专辟学校及家庭文库各一种,分别巡回,以供需要[14]。云南洱源县教育局积极支持《小学生文库》巡回事业,具体做法是由教育厅颁发《小学生文库》五部,一部存教育局开放阅读,其他四部由部分小学负责保管,并办理巡回阅览[15]。上述教育主管部门对儿童巡回文库的倡行与推动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对其他机关团体兴办儿童巡回文库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2.2 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

在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压力及示范效应下,拥有诸多有利要素的公共图书馆亦顺应时势,积极建立儿童巡回文库的网络体系。不仅国立图书馆参与其中,省市立图书馆、民众图书馆等亦是积极投身。如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41年10月开始在洪武路小学、小西湖初小、雨花路小学、荷花塘小学等16校设立巡回文库,“该项书库内容,以小学教师参考,及儿童课外阅读为本位,各书配置适当,并编列目录附入各个文库内,检阅极便”[16]。山东省立图书馆为推广阅览,增益教员及小学生知识起见,亦于济南公私立小学特设小学巡回文库。由该馆选定教员及小学生应用图书及报章杂志若干种,并派专人办理之。以两周巡回为一期,周而复始[17]。安徽省第三民众教育馆也附设儿童巡回文库两处于当地完全小学① 内,成效尚著[18]。此外,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在县区学校试

① 完全小学指具备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的教学资质,非完全小学是指只有1-4年级的初级小学,或是5-6年级的高级小学。

设儿童流通文库的流通点;上海市立图书馆于1936年在闸北宝山小学设图书流通站,为小学生提供阅览服务;安徽省立图书馆于1936年在八所小学设立图书流通处,每月更换一次[19]。

公共图书馆设立的儿童巡回文库,不仅服务在校学生,还将服务延伸至街头村落的游童。如上海儿童图书馆从1947年9月25日起恢复巡回图书车,出巡各马路,"在长寿路沪西公社,设立第一流通站,这个站每天平均前来看书的,有五十六人,出巡的时间,为每天下午四时至六时。星期日为上午十时到十二时。把精神粮食,免费赠送给贫苦的儿童"[20]。

2.3 关注儿童教育的社会团体

20世纪30年代,儿童教育在我国已备受重视,儿童幸福事业①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以提倡儿童幸福事业为宗旨的"儿童幸福会",以及致力于苦难儿童教育的"街童教育会",相继出现。二者为儿童的幸福和发展做出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创办儿童巡回文库,以期推动儿童教育的普及和深入。如上海市儿童幸福会主办的儿童图书馆于1934年创办流动书车,"为便利儿童沿途阅览,用积极的方法,使马路上专备恶劣书籍之小书摊,得于无形中消灭。同时将图书送到商店里,任由学徒借阅,定期再往收还,免学徒辈奔走借还之苦,亦即把教育送上门去之具体表现也"[21]。天津市儿童幸福会主办的儿童图书馆,"计有两处……第二馆并用流通书库,在南市巡回借阅尤著成效,兹悉该会第一儿童图书馆亦已制就流通书车,拟在租界内巡回,一俟装制完后,年内即可出发"[22]。

全面抗日战争发生后,各地流浪儿童日益增多,街头巷尾,触目皆是,而以上海尤著。"彼等逸居无教,不特虚度光阴,抑且于收容所内,及街头巷尾之秩序,有莫大影响。"[21]有鉴于此,当地慈善家熊希龄、屈文六、赵晋卿、陈鹤琴等,于1937年秋发起"街童教育会"组织,专门扶助6—15岁的流浪失学儿童,予以相当教育,使其身心健全,并获得基本知能,以适应现实生活[23]。此外,为充实流浪街童的精神食粮,该会特筹办街教巡回图书馆,推定陈鹤琴、董任坚、孙亢曾等为筹备员,进行募书、募金、募布等工作,得到该市文化界及教育界的热烈响应[24]。

民国时期儿童巡回文库设立的主体,远不止上述数类。其他机构,如江西的分保联(保立联立中心)、北平的中华书局等亦积极参与其中。北平中华书局为补助教育,特举办儿童巡回文库及教育巡回文库,将该局出版的所有儿童读物及教育参考书籍,"携至本市各小学校陈列。每校陈列三日,以供学生及教职员随意阅览。已于(1931年)四月十六日起始巡回。闻各校对于此举,非常欢迎"[25]。

3 儿童巡回文库运行的保障

3.1 制度保障

儿童巡回文库是一个新鲜事物,其业务治理并无旧章可循。各主办机构积极探索,把儿童巡回文库经营得有声有色。其中,厘定规章提供制度保障,便是儿童巡回文库建设的首要之举。这些规章制度既有宏观层面的总则,如《省立镇江图书馆增设儿童流通文库简章》[26]、《安义儿童巡回文库办法》[27]、《图书馆办理小学巡回文库办法》[28]、《南郊儿童巡回文库暂行办法》[29]、《小学巡回文库规约》[30]、《杭县县立流通图书馆附设儿童读物库暂行章程》[9]、《无棣县乡村儿童图书馆简章》[31]、《萧场儿童流通图书馆组织大纲》[32]等;亦有微观层面的细约,如《青岛市乡区小学校流动书库借书规约》[33]等。

上述各种规章制度,以北平市《南郊儿童巡回文库暂行办法》最具代表性。该条例共有10条,对文库运行的宗旨、方法、范围、时间等做出了明确规定。"本所为增加学校儿童课外读物起见,创办儿童巡回文库,以启发儿童之知识。""本

① 民国时期表述语,指为谋儿童幸福的事业。

所巡回文库流动范围,暂限于所属区立简易小学。”“巡回时间以两星期为限,届期应将原书送回,换取他项书籍,不得延缓。”“各校应将此项书籍依照本所编定号码顺次排列于教室或办公室中,以易于保管场所为宜,遇有毁坏或遗失时,该管理员应照价赔偿之”。[29]此外,上海市《萧场儿童流通图书馆组织大纲》亦具一大亮点——真正的送书进村。“每日放晚学后,由馆主任干事、小先生顾问等挑着书担巡回送往各村,择一适当地点公开借阅。各村每周至少去一次。”[32]

3.2 读物保障

儿童读物是儿童精神的食粮、生活的宝库,为了使儿童有书读和读好书,图书馆人在儿童巡回书库的图书采选上极为审慎。时人祝萃清在《儿童巡回文库的尝试》一文中,从量和质两方面对儿童巡回文库图书采选给出建议,即:“在量的方面讲,a. 当视他(它)环境以内儿童程度的高下。b. 儿童数量的多寡。c. 学校学生学级的高低。在质的方面,则要适应儿童的兴趣,和使儿童获得知识的进步”[7]。尽管各文库都制定了采选标准,但在实际采选时常感觉到困难重重。一是因经济原因,不敢挑选,“各校限于经费,对于儿童阅读图书,购置颇感困难,影响儿童至巨”[34];二是当时编辑出版界提供的儿童读物甚少且鱼龙混杂,难以挑选,种种实际困难使得采选儿童读物是“一件最费研究的事”[4]。

基于此,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倾向购买整部的丛书,如《小学生文库》《小朋友丛书》《自然丛书》,以及儿童书局出版的《儿童科学丛书》等。因为这些书在门类和年级的匹配上已经考虑得比较周全,不需要采选人员再费心甄选。在这些儿童读物中,尤以商务印书馆的《小学生文库》和《幼童文库》最受教育当局的肯定和学校的欢迎,一时全国订购者踊跃无比。“查市立各义务小学各种图书,多付阙如,不仅教师教学感受困难,即于学生自修,亦多不便。查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之儿童文库,足资教师参考及学生自修之用。”[34]《幼童文库》编印目的,则在于引起一般小学低年级生自动读书的兴趣,藉此培养他们读书的能力,助长他们身心的健全,并且启发他们的知识。该文库也很契合儿童阅读诉求,如程度适合、文字浅显、内容丰富、比例适当、印刷精美等。“……凡小学一二年级生所应有的知识,无不具备。”[35]像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儿童丛书,无疑是儿童巡回文库的首选。

3.3 时空保障

儿童巡回文库运行的目的是增加儿童阅读图书的机会,以及推广图书的效用。为达此目的,合理确定文库巡回的时间和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从空间上来分,儿童巡回文库可分为固定的巡回和流动的巡回两种。固定的巡回是指文库多设在固定地点,图书适期调换,地点多选择在没有图书室的公私立小学、民众学校、贫儿院等处。流动的巡回则指用书车将图书送至各处,具体来说,是由图书馆定制一种足以装备适量图书的活动书车或轻便的书架,每日令馆役推车送到儿童丛集的场所巡回陈列,如小菜场、公园和街头,使游散的儿童得以随处获得有书读的便利[7]。

至于巡回的时日,可视巡回的内容及路途的远近而不同,并无固定模式。如有的以一周为限,“每号文库之巡回以一星期为限,每星期日下午一时起,由各校到指定收库地点自取,无论雨雪,不得延迟”[36]。有的以三日为限,如中华书局举办的儿童巡回文库以三日为限。有的以两周为限,如北平南郊儿童巡回文库、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小学巡回文库。而行之于乡村小学的儿童巡回文库,每届交换图书时,可以直接在巡回学校内部循环调换图书,如甲校→乙校→丙校→丁校→甲校,到每学年终了或寒假开始,各校必须将书寄还,以便整理补充。至于城市小学巡回文库的图书交换,可由馆派员进行,乘机也可以考查小学巡回文库的阅读成效和指导阅读的方法[7]。

4 儿童巡回文库运行的意义

4.1 养成儿童阅读的习惯

亚伯拉罕·林肯曾言,“阅读比任何其他的行

为都更有力量释放你的潜能。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本性会得以更好地展现。”[37]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认为,阅读能力是学习的基础,教育的灵魂[38]。但是,人的阅读能力并不是先天具备的,而是依赖于儿童时期阅读习惯的培养。“小学生于课外读物甚为需要,在此期中,多予读书机会,则将来成人可有读书之习惯。”[30]虽然民国时期一些小学都意识到图书的重要性,但都是“手短心长”,购书经费无着。所以小学生除读几册课本之外,无书阅览。即或备有,也是几册破旧书籍,不能充分引起儿童阅览兴趣,更无养成儿童利用图书的可能。一些图书馆为增进儿童学识,激发阅览兴趣,进而养成阅书的习惯,特设立小学巡回文库。

如江苏无锡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把全县分成几个区,在陶氏、振秀、崇实、维德、隣志等校设立小学巡回文库,按照年级分为高、中、低三个阶段,以便学生选择图书。各校推出教职员一人或两人,高年级学生三人或六人,充任各校文库指导员及管理员。以150册书为最低限度,内容不相雷同,每两周巡回一次。由于图书经常更新,小学生阅读兴趣甚高,在1931年9—12月间,5所小学巡回文库阅览总人数达2918人(详见表1)[30]。在当时小学缺乏图书的背景下,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举办小学巡回文库,对于养成儿童利用图书习惯、树立严守公约及为公服务等美德产生了积极作用。

表1　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举办的小学巡回文库阅览人数统计(1931年9—12月)

校名	九月人数	十月人数	十一月人数	十二月人数	总计
陶氏小学	107	155	102	143	507
振秀小学	92	125	132	150	499
崇实小学	140	266	145	145	696
维德小学	137	152	127	156	572
隣志小学		233	201	210	644
总 计	476	931	707	804	2918

4.2　增加儿童阅读的机会

儿童读物是儿童精神的食粮,生活的宝库。民国时期,随着儿童本位教育思潮的盛行,一般的小学对儿童课外读物颇为重视,无论经费如何拮据,对于儿童读物尚能设法添置。但很多小学虽有较充实的儿童读物,却因学生课余时间紧张致使部分儿童不愿走进图书馆去阅读,以致儿童图书馆形同虚设,对于儿童的实际生活也就少有影响。其实,文教界为谋儿童学业的推进、图书馆效能的提升,一方面固然需谋求读物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应设法推广图书阅读。著名儿童图书馆学家王柏年曾言:“儿童图书馆事业,社会上有绝对须努力使其发展之需要,非但如此,以最近情形言,更必须有积极之推广,以求事业之普遍化,而后社会上一般失学及未学儿童,方能受到其理想中相当的知识享受。”[39]儿童巡回文库就是当时一种行之有效的阅读推广方法。

如,上海儿童图书馆的流动书车作为儿童巡回文库的一种,积极致力于儿童图书推广事业,以增加儿童阅读机会。1934年9月16日,“钱馆长伴同出发,亲自指导儿童借阅手续。上午由馆出巡向北,直达老北门,沿途停车八次,围坐借阅者达七十二人。下午由馆出巡至中华路及蓬莱路各里弄内,停车十三次,围坐借阅者九十四人”[21],“十日中行见南市各处,到处皆有该馆之流动书车”[21]。特别是每日下午放学后,儿童熙熙攘攘围绕流动书车的景象,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至阅览人数最多时,厥为每日下午四时以后,因各小学校正均放学也。”[21]上海儿童图书馆的流动书车将阅读服务送至街头小巷,送到儿童的身边,即便是那些没有机会去图书馆、去学校阅读的学徒、游童都有了触手可及的读书机会。

4.3 净化儿童阅读的环境

儿童“无书可读”固然很苦,但“有书乱读”“坏书误读”更是后患无穷。所以,引导儿童正确选择图书,陶冶儿童性情,培养儿童修正自身,就显得尤为重要。民国时期,因儿童图书馆匮乏,故时常出现小学生放学后无处可去,以及乱读、误读的现象。“于校外每苦无相当读书处所。又乏相当指导,与补习方法,则于散课后假无课之暇,多嬉戏于庭外……”[40]“在街头巷尾的小书摊旁边,聚焦着一群一群的儿童,手里拿着书本,目不转睛的在那里孜孜阅读,一方面我们自然钦佩他们这班小朋友好学的精神,求知欲望的旺盛,另一方面,我们却着实为他们抱着无限的忧虑,因为他们阅读的,不但纸质不良,印刷恶劣,而且内容实在太坏了。……图书简陋毫无意义,甚至晦盗晦淫。我们如何能希望他们会有良好的收获?”[10]为了保证儿童(特别是贫苦儿童)“有书读,不误读”,民国时期的儿童巡回文库通过图书车、图书担、图书篮等流通工具,把精选的童书送到街头村落孩子们手中,供给他们以适当的精神食粮。此举,把儿童求知的目光吸引到合适的童书中,尽可能地将那些低劣庸俗的图书摒弃在儿童的阅读天地之外,从而起到净化儿童阅读环境的作用。

5 结语

民国时期的儿童巡回文库在儿童本位教育思潮下应时而生,它或由教育主管部门,或由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或由关注儿童教育的社会教育团体等机关兴办。儿童巡回文库秉持服务他人及经济高效的原则,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有序运行,不但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不足,培养了儿童的阅读习惯,而且为偏远地区儿童、流浪儿童、贫苦儿童等提供了精神食粮,净化了村落街头的阅读环境。民国时期儿童巡回文库运行的宗旨及方法,对当今的儿童(特别是儿童弱势群体)阅读困境的突破或有启示。

阅读是一切学习能力的核心和基础。儿童期是可塑性最大的时期,是培养阅读能力、积累知识以及打好学习基础的关键时期。然而,根据相关调查和统计分析,我国目前大多数农村儿童和流动儿童的阅读状况处于困境,特别是在经济落后地区,基本没有书店,学校阅读基础设施也不完善,农村家庭儿童读物更是匮乏[41]。此外,对于农村儿童阅读启蒙有着重要作用的幼儿园,在早期阅读开展方面也不尽人意[42]。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虽林林总总,但“儿童阅读资源服务不到位”[43]应是重要诱因之一。当前,作为公益文化机构的公共图书馆,在儿童阅读推广事业中具有不可推卸的引领责任。在经济条件不足以多设分馆的状况下,不妨借鉴民国时期的儿童巡回文库形式,将精美童书巡回流通,让乡村留守儿童及城市流动儿童等儿童弱势群体也真正“悦读”起来,给他们的童年添一份沉甸甸的书香回忆。

参考文献

1 储衡.从儿童年联想到贫苦儿童的幸福[J].现代父母,1935(6):61-64.
2 杨鼎鸿.儿童图书馆在教育上之价值[J].教育杂志,1926(3):1-2.
3 梁启超.论幼学[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43.
4 杜定友.儿童图书馆问题[J].教育杂志,1926(4):59.
5 李靖宇.办理巡回书箱经过及杂感[J].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6 (3):141-152.
6 中华慈幼协会征求各地关于儿童疾苦之新闻[J].现代父母,1935(6):61-64.
7 祝萃清.儿童巡回文库的尝试[J].中国出版月刊,1933(2/3):3-5.
8 教育部.咨直隶省长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儿童图书馆规则尚属妥协应准备案请转饬知文[J].教育公报,1917(3):35-37.
9 杭县县立流通图书馆附设儿童读物库暂行章程[J].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0(46):4-5.
10 吕绍虞.推行儿童巡回文库[N].中美日报(上海),1940-04-04(0004).
11 杜银蝶.民国时期儿童社会教育初探(1927-

1937)[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12 嘉兴县设儿童巡回文库[J].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3(1):138-139.
13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图书馆(室)[EB/OL].[2019-04-12].http://www.shtong.gov.cn/dfz_web/DFZ/Info? idnode=54087&tableName=userobject1a&id=36309/2001-12-21.
14 天津市立图书馆巡回文库之扩充——添设学校及家庭读物[J].浙江图书馆学刊,1934(3):22.
15 云南洱源县教育局承领颁奖小学生文库[J].云南教育,1934(4):35-36.
16 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巡回文库概况[M]//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第一年刊,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2:50.
17 《山东省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图书馆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4:354-355.
18 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M].上海:开明书店,1934:732-738.
19 黄少明.我国早期公共图书馆的少儿读者工作[J].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2006(9):51-53.
20 儿童图书馆添设流通站[J].小朋友,1947(868):11.
21 上海儿童图书馆之流动书车[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4(2):26-27.
22 第一儿童图书馆创办流通书库[J].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1935(7-9):30.
23 熊希龄等发起组织街童教育会[J].圣公会报,1937(20):22.
24 上海街童教育会筹办街教巡回图书馆[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3):23.
25 北平中华书局举办儿童巡回文库及教育巡回文库[J].河南教育行政周刊,1931(31/32):15.
26 省立镇江图书馆增设儿童流通文库[J].民众教育通讯,1934(8):24-25.
27 安义儿童巡回文库办法[J].江西地方教育,1937(78):31.
28 图书馆办理小学巡回文库办法[J].湘湖生活,1936(2):21.
29 南郊儿童巡回文库已组织成立[J].南郊,1936(4):15-16.
30 谢泽人.如何使图书流通[J].教育与民众,1932(9/10):1731-1746.
31 无棣县乡村儿童图书馆简章[J].山东教育行政周报,1935(330):42.
32 萧场儿童流通图书馆组织大纲[J].生活教育,1934(6):117.
33 青岛市乡区小学校流动书库借书规约[J].青岛教育,1934(11):21.
34 购置儿童文库三十部分发各义务小学参考案[J].南京市政府公报,1933(136):61-62.
35 徐应昶.幼童文库缘起[J].儿童画报,1934(49):8-9.
36 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图书馆办理小学巡回文库办法[J].湘湖生活,1936(2):21.
37 (美)贝克·哈吉斯.阅读致富[M].赖伟雄,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2.
38 周兢.论早期阅读教育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兼谈当前国际早期阅读教育的走向[J].学前教育研究,2005(1):20-23.
39 王柏年.两年来之师大一小儿童图书馆[J].图书馆学季刊,1937(1):11-125.
40 林凤春.天津市市立第一通俗图书馆二年来之儿童阅览室[J].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1936(5):13-16.
41 马晓钰.农村小学生课外阅读环境问题探析——以青海省华隆县农村为例[D].四平:吉林师范大学,2017.
42 牛桂红.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阅读现状研究——以甘肃省宕昌县为例[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8(2):10-14.
43 杨双秀.全民阅读背景下农村学校儿童阅读推广策略研究——以保山市为例[J].保山学院学报,2018(1):102-107.

(张书美　副研究馆员　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收稿日期:2018-08-28